

致敬红旗渠

仇多轩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这是电影《红旗渠》里的歌曲，激越昂扬的旋律总能把人们带到那个火热、执着、奉献的壮观而激动人心的场景中。

这不，我和几个同事特地前往红旗渠学习。站在那里，聆听解说，内心产生了强烈震撼；实地探访，心灵受到了深刻的洗礼。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大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林县陆续建成了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等水利设施。1958年大旱，境内河流和新建水库干涸见底，群众生活困难，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等人审时度势，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引漳入林”的创造

性构想。林县人民不怕牺牲、奋勇拼搏，历时十年，在太行山上削平了1250座山头，凿通了211个隧洞，架设了152座渡槽，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诞生了全长70.6公里的“人工天河”，成就了一项伟大工程。

巍巍南太行，苍茫黄土地。红旗渠屹立于太行山，漳河水穿山而来，彻底改写了林县干旱缺水的历史。

当代愚公奋战，古老太行检阅。在红旗渠纪念馆，我们深深体会到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动工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林县党委政府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由于当时工程技术条件落后，仅靠人力、炸药和简陋的工具，在绝壁悬崖上一锤一钎劈山修

渠，施工之难、工程量之大远远超过想象。全县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建设，先后有三十多万人上山修渠。人们住石崖、宿山洞，吃粗粮，劈山造渠不止，其斗志之昂扬、决心之顽强，令人肃然起敬。渠一修就是十年，考验的是耐性和坚持，大家边干边学，集众智之长，遇到难题集中攻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挑战。历尽严寒酷暑，引来甘泉玉露。一个个奋斗者的无私奉献，完成了令世人赞叹不已的壮举。

杨柳春风舞，绿野遍嘉禾。凿渠引水这一壮举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幸福生活，如今，红旗渠也被开发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沿着红旗渠行走，体验壁立千仞的感觉，生态环境良好。山是水的遮蔽，

水是山的滋养，山水相依，就构成了金山银山。

行走在红旗渠，感动与惊叹涌上心头，相信南来北往的参观者都会有相同的感受。抬眼望去，群峰葱茏，生机勃发；蜿蜒水渠，流水时急时缓，流向希望的远方……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当地人民借着修建红旗渠积累的经验与技术，迈出了致富的步伐，很多人外出从事建筑工程行业，在全国打出了知名度，收获了沉甸甸的希望。如今的林州，涌现着无穷的活力，呈现出崭新的希望。

让我们以奋斗者的姿态，向红旗渠精神致敬！筑梦新时代，向着宏伟目标再出发！



打粮囤

管艳艳

立冬，冬天开始，各类粮食晾晒风干，母亲也开始打粮囤，储存粮食，颗粒归仓。母亲曾说，粮食不进囤，不算丰收。庄稼收割完毕，仅仅是个开头，重要的是储存好。

打粮囤有讲究，要防鼠、防虫、防潮、防霉、防雨雪。粮囤需在小院选择合适的地势，合适的位置。母亲一般选择正房前一米左右，地势稍高，向阳的地方打粮囤。

打粮囤前要先准备各种材料。

一要备麻绳。母亲在沟壑边采集了野麻，一捆捆扛到村南小河里沤上，需要花上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把麻皮从麻秆上剥下来，猫着腰在小河一遍一遍反复漂洗，冲去表面淤泥和污渍，直至又白又亮。用筐把麻背到家里晾晒风干，就会变得柔软坚韧，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随后搓成坚固耐磨，防虫防霉，不怕水，不怕晒，弹性小，承重大的麻绳，这是打粮囤的必备品。

二要打戾子。秋收伊始，母亲精心挑选粗细均匀、又长又直的高粱秆，用小拉车拉回家，一根根竖立在院墙边晾晒。等到高粱秆半干不干时，用十道麻绳打成戾子，用来打粮囤。再去稻田选择粗壮硕长的稻秸用扁担挑回家，一撮一撮用四道麻绳打成戾子，用来苫盖粮囤，防雨雪侵袭，鸟禽啄咬。

三要打囤圈。母亲到淀里挑选细长芦苇割回家，一把一把拧成螺旋状半尺粗的囤圈，大概四人合抱那么长，相接处系牢，做成囤圈，用来固定粮囤。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打粮囤了。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会请刘木叔帮忙打粮囤。刘木叔人高马大，为人豪爽，快言快语，说话嘎嘣脆，干活手脚麻利。农活、瓦工、木工样样行，是村里有名的大能人，打粮囤非他莫属。

打粮囤最重要的是打囤底。底打好，就成功了一半。底座必须平平整整，才能保证粮囤不偏不倚。先用砖码好放平，大约砌成高一尺、方圆两米的圆形底座。再撒上一层草木灰，把砖缝隙填满用来防虫。囤圈放好，左右反复旋转，直至与囤底严丝合缝。把高粱秆戾子垂直靠着囤圈一点点开展开围成圆柱体，接口处用麻绳系好。刘木叔站在里面双脚岔开抵着囤圈，上面展开双臂支撑着四周，我们在外面伸开双臂手拉手环抱着围一圈把住粮囤。母亲上房顶去，一簸箕、一簸箕地从上头把玉米倒入粮囤，刘木叔在里面用脚蹬平。大约囤了一米高的玉米时，粮囤基本固定了，刘木叔从接口处侧身挤出来，用粗麻绳沿粮囤绕三匝系牢。粮囤固定后，我们一起上房顶，把棒子往囤里扔，直至填满为止。母亲把稻秸戾子拿出来，刘木叔踩着板凳苦在囤顶。方方正正，圆圆满满，不偏不倚后，刘木叔开始围着粮囤上绳索，牢牢勒紧系好。

母亲既高兴又感激，满囤粮食，满载希望，满心欢喜。母亲慷慨地做大米饭，炖杂鱼犒赏我们，庆祝丰收，还给刘木叔打点散酒。此时，鱼香、饭香、酒香和我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在小院里回旋荡漾……

远去的旧书信

和智楮

傍晚，独坐窗下翻读案头的一摞旧书信时，一场绵绵密密的黄昏雨，突然不疾不徐地落了下来，轻轻柔柔地打断了我遥远而缥缈的回忆。窗外，天色微茫，雨声滴沥，一种说不出的苍茫四下伸展着，一时分不清是真是幻。

年少时收到的旧书信，是我至今仍存放在母亲家的为数不多的旧物之一。虽然近来已鲜少翻看，但每每想到它们仍被妥帖安稳地摆放在昔日陪伴着我的旧书柜上，心里就会腾起一种逝去时光并没有消失的笃定和踏实。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那些泛黄的书信里轻吟浅唱的旧时光，都能照亮我的记忆深处。

千百年来，鱼雁往返的书信文化，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最甜蜜的体验。可在书信已失去通信功能，正走向衰微的今天，写下一封翰墨生香、情深意切的信，然后寄往远方，并耐心期待着回信的种种浪漫，恐怕早已在人们的生活中杳然绝迹了。

我是幸运的，没有错过这道专属于书信的独特风景。我的中学和大学时代，写信和等信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现在保存着的旧书信，大多数都是当时收到的。这些旧书信是我宝贵的人生资料，我一直视若珍宝。上学时，每学期放假，这些书信都一定会被我小心翼翼地放在行囊深处最安全的地方，一路

辗转奔波地带回小镇。工作后，每逢搬家，它们也总是我首先想到要带走的东西；结婚后，我把它们和我的少女时代一起留在母亲家，转由母亲代为保管。这么多年，它们始终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难以舍弃的曾经的自己。每每翻阅起这些旧书信，记忆深处那些鲜活的面孔，就会带着真挚的笑容跃然在我眼前。

一切都太匆匆，岁月流走得迅疾而又有些冷漠。那些一个个信封里装着的一页页泛黄的信纸上，是用时光的笔墨泼洒出来的，一个个遥远的故事，一段段久违的感情，一个个尘封的旧梦，它们是我渐行渐远的青春。

前些天，坐车途经小镇的邮局，一个伫立在门前熙熙攘攘的热闹街头的绿色邮筒，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人潮人海中，它那明显被遗忘的孤单身影，显得特别寂寞而冷清。当我恍如隔世般，远远地看着它时，那些懵懂岁月里，关乎书信的林林总总的泛黄记忆，竟急匆匆地从车窗外向我迎面扑了过来，我又一次闻到了时光特有的气息。

那天回家后，我久久地端坐在书桌前，恍然望着一张整齐摆放在眼前的信纸，很想写下一封时隔多年的信，可提起笔时，竟是长久的语塞和茫然。

原来，我早已不知如何写信。

乌桕株株照眼红

黎杰

秋未褪尽，冬初至。江岸上，乌桕树独秀于众多花草树木，成为粉饰江岸的一扇画屏。傍晚，漫步江岸，风微凉，晚霞也凉，浓稠的颜色汇集成点点稀疏的淡淡光斑，铺嵌在小径。风吹乌桕红。乌桕叶的红与地上的光斑，相映成趣，绘成一幅温婉画面。

有乌桕的地方，要么是小山坡，要么是湖湾旁，或单株，二株，三株，甚或有四株五株丛生的。初冬乌桕那一抹绯红，飘逸在季节之唇，步行其间，让人清新迷醉。

乌桕大多以深秋入诗，而我以为乌桕应是深秋留给初冬的一点余韵。“秋林城郭画图中，乌桕千株照眼红。石坝远回三叠浪，蒲帆横截一江风。”清代诗人蒋士铨眼中的乌桕，层层叠叠，红叶似火。江中叠浪翻滚，一帆横江，满江冬风，凛冽如画。那一刻，蒋士铨眼中所见，定是火红一片，光明一片，他要在如诗如画的旅途中，欣然回家乡。此刻，他满眼乌桕红，胸中思乡情更怯。

乌桕红一现，江岸就出彩了。城市临江，沿江一条长长江岸，

缠绕城市，江岸蛇形蜿蜒，隐现交错，芦苇浩荡。以前江岸只孤生几株乌桕，不成林、不成景。近几年，乌桕才以园林方式植入江岸，落户江岸。秋一来，这乌桕在江岸之上芳华尽展，把一江冬水染得层次丰富，妖娆妩媚。这乌桕是江岸的最佳景观树。

其实，我早就应该注意到乌桕树的。乌桕在春天生出嫩红的叶，夏季是绿叶，秋天，乌桕叶由清绿转为明艳，接着半绿半黄，半黄半红，半红半紫。随后，乌桕叶褪去枝间繁叶，露出枯萎的枝条，挂满一串串水籽，闪亮如白珍珠，挂在冬天的扉页上。“前村乌桕熟，疑似早梅花。”这个比喻把初冬乌桕树定了格。

“巾子峰头乌臼树，微霜未落已先红。”北宋隐士林逋的乌桕红最入眼，那红，是别于枫叶红的，枫叶之红，是透明的，而乌桕红，红得特别，是一种乌红，这种乌红，是沉静的红，是由淡红、朱红、褐红慢慢转化来的，恰值秋末冬初，乌桕红红得有厚度，红得有光泽，红得有质感，红得若一只彩蝶，在初冬缤纷着，翩翩起舞着。

残荷

也好，这一场远行说来就来走到哪里算哪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灵魂的归宿之处也将是再生的起点

站立的位置始终没有变化了的是塘岸的树草以及身下的塘水它们也和你一样，走过春与夏与秋挥手告别后已然大幅缩水，繁华殆尽一夜严霜荣枯，便已泾渭分明

自然，风的来路也变了且老是吹着冷嗖嗖的唿哨应该是跟着雁阵过来的雁鸣声声，划过夜空有几声正好落入塘里让你的梦境变得深邃而苍茫

往日蜻蜓最喜欢驻足的那一截腰身，如今已经弯伏了下来但，你依然优雅地站立着用恬静淡定的姿态，告诉我什么叫气度不凡什么叫傲骨犹存

枫叶红了

雁阵过后霜，开始露面树木加紧换装枫树捷足先登一袭红装惊艳了——大半个冬季

风吹落叶

（外二首）

卢兆盛

并非所有的落叶告别树枝后都会依然全部相聚于树下总有一些落叶会远走高飞尽管悲恋不舍

至于什么时候离开或是能走多远落叶自己并不清楚决定权在风手里一切都由风说了算